

誰主浮沉——從「和平發展」看明日中國

李發強

一、前言

今（二〇〇九）年是國共內戰，兩岸分治的六十週年；也是當年，我們一群原在武漢區各大專院校就讀的愛國青年，重披戰袍集體來台的六十週年。

六十年來，艱難的國局，不是用驚濤駭浪、翻天覆地，所可形容於萬一。因此學者稱這一年是「政治海嘯年」，書坊中並有「大撤退」「大江大海」、「巨流河」等巨著的問世，報章雜誌更有很多文情並茂的大作刊出。讓人看了之後，都有不甚「國破山河在，恨別鳥驚心」、江山依

舊、人事已非、「壯志未酬人已老，匣中寶劍夜有聲」、「大江東去浪濤盡千古風流人物，是非成敗轉頭空」之慨。也想到每次大陸探親去來，總是充滿「歷史之痛、民族之愛、故鄉之戀和對和平之願」。一切的變化，都會使人直覺「中原成敗寧非數，後世忠邪自有知」的悔、愧和愁、撼的痛楚。如今人生暮年，時不我予，更有「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傷感，也是「一部春秋史，幾多孤臣淚」！

我看到中國革命家毛澤東先生，早年的一首寓意深長的詞話：「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

霜天競自由，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很是爲其豪情霸氣，想到中國的命運。筆者當年是本著「愛國以命」和「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的心情，集體來台。飽受「血洗臺灣、解放台灣、和平統一」文攻武嚇如洗三溫暖。同時說也傷感，在我們集體來台後，由於孫立人將軍，缺乏同理心，不承認國家預官制度，也不相信我們是爲共赴國難而來，竟誣我等二十三位學友，思想複雜，而囚解廣州企圖處死，成爲冤獄。另在兩岸開放探親後，筆者與湖北十多位知名人士，應湖北省府之邀返鄉訪問時，爲響應江澤民主席呼籲，民辦大學，而與星雲法師聯合創辦弘道大學於湖北黃石，卻因不諒解星雲與許家屯之關係，而阻斷興學，因此深覺在兩岸擁抱中華民族，都很辛苦。如今六十年後又看到胡錦濤總書記的「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存異求同、共求雙贏」十六字訣，和胡六點的「告臺灣同胞書」，又燃起我對和平的希望。筆者爲能知識報國，曾於前年發表「正視二二八愛比恨長遠」拙文，希望以民族

大愛化解個人仇恨。又於去年發表「論藍天再現的歷史使命與當前任務」，請馬政府從道統、正統出發，走向「和合」的「台灣新生」。現在決定再寫這篇「誰主浮沉——從和平發展看明日中國」，一探偉大的傳統中國，將走向何方。敬請高明指教！

二、歷史的回顧

傳統的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化優秀的世界大國；尤其是中華文化，人、德並重，主張王道治國，天人合一，受到舉世的重視。例如有七十五位的諾貝爾得獎人，於一九八八年一月集會巴黎，曾發表宣言說：「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得回頭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這也驗證西方史家所說：「中國的奇蹟，在永遠能同化侵略者和征服者，過去如此，將來還是如此」。但是中華文化所孕育的中華政治歷史，卻總是一如外國政治，總是治亂相乘，分合無定，一如當前政

局，本是一個中國，因為政爭，分成兩個政體，又爲如何回到「一個中國」，而爭吵難決，真是可恥極了。

近代中國的分裂，追本溯源，應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暢通世界航運，工業革命，生產過剩，資本主義興起，向外爭奪殖民地，引起帝國侵略及勞資對立，又發生馬克斯共黨革命。於是在中國於一八四〇年發生中英鴉片戰爭，一八九四年發生甲午中日戰爭，一九〇〇年發生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等，使中國不但割失香港、台灣，還要賠款，這不但使中國成爲次殖民地，民族信心盡失，且民窮財盡，一切落後。因此民族自強之聲四起，如維新變法，如中體西用，洋務運動，如中山先生全民革命，如「五四運動」，要民主、科學。如陳獨秀、毛澤東等輸入共產思想等，不一而足。這些自強運動，使古老中國，起了根本變化，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及時取代了立國二六八年的清廷。三十八年後，卻又被共產黨打倒，天道無常，滄桑多變，一切是非，且

讓史家評述。

三、自強的變奏

一如上述，中國在中英鴉片戰爭後，爲恢復民族信心，自強運動紛紛出現，最具規模的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救國運動，中山先生以「因襲我國之固有思想，規撫歐洲學說事蹟及其獨見創獲」，爲其思想淵源，先是於一八九四年二月上書李鴻章，請以「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富強中國，未受重視。實則中山先生於一八八五年中法戰敗之年，就已決心革命救國，但仍望滿清自立自強，至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於是於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展開革命運動，自一八九五年起至一九一一年，先後發動廣州、惠州、潮州、欽州等十次起義，均告失敗，直至同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一舉成功，才建立中華民國，民國元年中山先生任臨時總統，改組同盟會爲國民黨，民國三年再改稱中華民國革命黨。民國八年改組中華革命黨爲中國

國民黨迄今，又歷經討袁護法，聯俄容共，發明三民主義、著述：民權初步，孫文學說，實業計劃、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五權憲法、軍人精神教育、中國革命史及建國大綱等，為三民主義建國，充實內容。

中山先生一生奔走國事，曾經倫敦蒙難，最後不幸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六十之年早逝，舉國哀悼，痛失偉人。中國共產黨，尊為革命先行者，胡錦濤總書記於二〇〇六年，紀念中山先生一四〇週年誕辰時更說：「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遺志的繼承者」，國人對此應該安慰，那就是國民黨雖在大陸失去政權，但中山先生的思想，仍受中共尊重。

共產思想，始於十六世紀，創始於馬克思及恩格斯，至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名，係由梁啟超最早傳入中國。一九一七年列寧在俄國共產革命取得政權，並聲明願放棄在華特權，引起國人好感，民國八年五四運動，掀起民主、科學新文化運動。繼在北京大學密設「馬克思主義研

究會」，民國十年，蘇俄派來國際共黨代表維丁斯基，指導成立中國共產黨，並於上海及嘉興南湖船上，召開籌設共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在中國成立共產黨。出席十三人，他們是董必武、毛澤東、張國燾等，選陳秀為書記，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廢除資本私有；其後，並在蘇俄指示下，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如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等。使國共之間，曾有北伐、抗戰之兩次合作，但因同床異夢，又各走極端，以致生死慘鬥。於是中共從北京出發，再經上海、瑞金、延安，先是建立「一國兩制」的蘇維埃政權，同時歷經知識份子搞革命到全面內戰的「革命奪權」成功，再經權力內鬥、三反五反、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等的「不斷革命」，以至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告別革命」時代，主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這是劃時代的巨大變化，它不但是從西方霸道文化回到王道的中華文化，也從「摸著石頭過河」，挽救了中國共產黨的盲點，更是

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找到舞台，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使中國崛起，受到舉世矚目。這也是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使中國的自強運動又有了新的成果，但是因自強運動，所造成的中西文化衝突，以致國共內戰瘋狂撕裂六十年後，看似和平曙光再現，但是「世事紛紜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知」，如果有一方估計錯誤，則自強的變奏，很難肯定「一個中國」之爭，會在何時落幕。

四、分裂的修補

國共分裂形成兩個政體，是中國的不幸，不忍再述。依辭源說，所謂法「國體」就是代表國家的根本體制，依統制權不同，可分為君主體制與民主體制。所謂「政體」，依治權形式，又可分為獨裁與立憲兩種。因此本文所指之國體與政體，依兩岸形式，雖然都是立憲政體，所異者應係何種立憲。

為了修補兩岸的分裂，從胡錦濤先生先提出

「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存異求同、共求雙贏」的十六字箴言，馬英九先生於就任國民黨主席，回覆胡總書記賀電，也提出「正視現實、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十六字箴言，應該說，雙方對兩岸的和平發展理想，雖各有所指，但已是在接近中。

接著胡總書記又提出所謂的「和平發展胡六點」的內容有：

一、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二、兩岸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銜接的可行途徑。

三、台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台灣同胞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

四、希望民進黨停止台獨分裂活動，只要民進黨改變台獨分裂立場，大陸願正面回應。

五、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通過兩岸務實協商，

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六、兩岸就軍事問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在一中原則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

以上，「胡六點」是為紀念一九七九年中共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的三十週年，以「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發。在此之間，尚有鄧小平於一九八三年發表「鄧六點」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之談話，繼有一九八一年中共主席葉劍英之「葉九點」「告台灣同胞書」，一九九五年江澤民主席「告台灣同胞書」之「江八點」等。歸納總義，都是希望早日和平統一中國。但這次胡總書記的講話，則是充分表達對台政策，已由以往「解放台灣」而「和平統一」變為「和平發展」的宣示，且在全文中前後使用「和平發展」一詞，超過二十三次之多，雖然他的講話「棉花藏針，軟中帶硬」，但卻非常務實，像他所提「經濟協議」，如無協調，則台灣會被迫關

在亞洲關稅大門之外，將難以生存。但美中不足的是，過去表示為「和平統一」什麼都可以談，這次未再見表態。不過經國共兩黨主席及「江陳相會」，未因台獨強阻，而仍獲得兩岸三通等的重大進展，但是在十一月中旬由中共智囊核心人物鄭必堅等二十八位文武專家，前來台灣，參加「兩岸一甲子研討會」，經過對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的交流後，似是很不滿意台灣學者，主張「一國良制」及「和平協議」尚未成熟之說。但未久中共上海東亞研究所長章念馳所長，則發表專文，認為「和平發展，大陸應勿急躁」，「大陸不要做了幾天善事就要回報」。可是在同月下旬，卻又有共軍少將羅援在中共一項經濟研討會中，竟嚴批馬英九「不獨、不統、不武」是「和平分裂」，因而主張對台動武，很是令人玩味。

但不管怎樣，胡錦濤主席的「和平發展」談話，總是兩岸和解的一大進步，雖然說過兩岸協商，要先易後難，先經後政，但政治協商總要

面臨。首先要談的，除了希望「一國兩制」不如

「一國良制」，可以一勞永逸外，就是對未來的政體應如何為是，可以預料，爭議難免，也許會水到渠成。好在什麼都可以談，有言在先。值得重視的是作家丁匯中於「國是評論」一九二期發表「讀鄧小平遺囑有感」的說，曾自其嘉農友人趙教授處，獲得來自北京某大學副校長之「鄧小平遺囑」資料。該遺囑係鄧小平先生於一九九二年六月某日的上午十時，在北京市景山後街鄧家小院，召集王瑞林、曾慶紅及胡錦濤三位先生，所作政治遺囑，重點有六：

一、認為中共國體，既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要推行民主與法制，就應學習美國憲法，建成一個權力來自人民的國家。

二、統一台灣是重大問題，因兩岸政體差距太大，解決之道：

- (一) 一是非萬不得已不要用武。
- (二) 是大陸經濟要急起直追。
- (三) 是一國兩制不夠，可以考慮聯邦制憲政之

路。

三、對於發展問題，要讓全國人民的腦袋代替總書記和總理的腦袋。那就是要開放。

四、對中美關係，美國是欺負中國最小的大國，我們應學習美國憲法。中國共產黨如能改稱人民黨或社會黨，則中美關係就會改善。

五、「六、四」問題，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的必然現象，責任是跑不掉的，做領袖就得有擔當。歷史會對「六、四」有一個理性的說法。

六、關於制度建設，領導人要靠人民來選，不能靠小圈子和槍桿子，古說「得民心者得天下」，一切要從基層做起。

以上六點，並非遺囑全文，祇是摘錄不到十分之一的文字。從這些內容看，鄧小平先生的確是一位無論思想、智慧、經驗、見解，都是極為成熟的一位敢言敢行的政治家，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不問黑貓白貓，會捉老鼠的貓就是好

貓」，都是名言，也都深得人心。

在過去，馬克思曾說「共產黨會在資本發達的國家出現」，但蘇俄和中國都不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馬克斯的理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中共卻不得不改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毛澤東要四個堅持，如今則祇「堅持共產黨執政」。毛澤東熱中階級鬥爭，現在也祇是口號。類此情形，在鄧小平「告別革命」後，一切也都在變。變成馬列史毛鄧外加中山思想的思想政體。

在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曾經三次自承「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三次承認「只有三民主義能救中國」，我說這些，不是爲了批評，只是說明共產主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主義。

筆者爲了真正認識中共，曾蒙大陸友人，贈我中共黨章、憲法、中共奮鬥史及新時期的中國現代史等書，也從台灣看到國共黨史，中共革命七十年，台海兩岸關係實錄等書。其中花了我很多時間，看到陳志奇教授，從一九七九

到一九九七，八年間，所彙集的國共之間爲「一個中國」等的見解，就文獻、政策、談話及評論等，超過五七〇項，逾一三四萬文字，爭論不休，代價很高，但讓我覺得，於今最爲可能影響兩岸的，講話恐怕就是辜汪會談中的汪道涵大老所說，「一個中國並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的中國」！如此說來，立憲的傳統中國，應是未來兩岸最能接受的政體。

當然，在國體決定後，我們還要關心政體的內容。首先我們應該關心的是文化問題，也就是對中華文化的堅持，所謂文化是文明的結晶、是民族的靈魂，關乎文治教化，中華文化是重視王道文化以四維八德治國，以愛與互助，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爲理想、與西方以霸道互爭的文化，有天壤的區別，國學大師陳立夫先生，認爲「資本主義重財輕德，共產主義重物輕人，三民主義人德並重」，就是因爲文化不同，而認同亦不同的結果，所以堅持中華文化，也就是鄧小平

先生「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現，也就是中山先生要恢復固有道德的原因。

其次是我們所要推行的民主，應該不是美國式的「選錢民主」，也不是台灣現行的「庸俗民主」，我們要的是禮運大同式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民主」，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曾說，「民主不是最好的東西，但我們又有什麼可以替代」，因為民主是由人民作主，可以長治久安。

中山先生曾說「人類奮鬥的目的是為求生存」，意即「人類生存的意義，在能有正確的奮鬥方向，而不是為征服別人」。另為人類發展到今天，因地球暖化，足以毀滅人類，我們應該保護地球村的利益重於政治利益，否則地球毀滅了，權力又有何用？

我們遺憾國共兩黨因意識形態的不同，造成了嚴重的分裂，幸有兩岸的互讓帶來和平發展的機會，但戰爭難，和比戰更難，如何修補分裂和平發展，恐怕不是一蹴可成的事。像最近十二月二日台灣的三合一縣市長選舉，綠勝於藍，也要

有和平的對策。

五、和平的呼喚

「和平」與「戰爭」，是常繫人心的兩個名詞。傳統的中國文化，強調「和平」為處世之本，「家和萬事興」，是生存發展的真理。兩岸分治六十年後，胡錦濤主席，提出「和平發展」，應是時代的心聲，我們希望能以互信實現理想，茲再提出一些建議如下：

一、大為不爭：中國文化主張王道治國，就是要「和平治國」。中國先賢王船山早就說過：「大勝不以為力，大為不以為爭，大爭不以為劇。故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世界上只有諾貝爾和平獎，沒有鬥爭勝利獎，就是要和平不要鬥爭。

二、化解誤會：國共內爭應是一場誤會：因為國共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同一歷史、同一地理，血濃於水，都是為自強救國而由知識份子組黨，且都主張實行社會主義，並在「聯俄容共」下，有過兩次合作，毛澤東、周恩來等，都

曾是國民黨的重要幹部。毛澤東亦曾三次表示，「共產主義不適宜於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所不同的是，國民黨主張以中華王道文化的三民主義救中國，共產黨則是主張以西方霸道文化的共產主義救中國。如今六十年後，中共已使中國自強崛起，但中共的共產主義，已非馬克斯的純正共產主義，尤其經過鄧小平先生修正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後，也已經與中華文化相融和，成為中國人的自強結果，胡錦濤主席也強調「和諧社會」。如果我們都是真心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我們何不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學習德、韓，互不排斥參加國際活動空間。而不只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才是雙贏的基礎。使一場歷史的誤會，應就此迎刃而解。

三、敬異求同：國共對中國自強的貢獻。如國民黨之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完成北伐、抗戰勝利等。共產黨剷除封建思想、帝國主義，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推動四個現代

化，擁有核武，發展太空，使中國崛起。雖然毛主席犯了三面紅旗，十年文革的錯誤，鄧小平批評他「晚年的毛澤東甚至無法表現自己的意見，於最後犯下大錯。在建國與治國之間，要以三七分帳」。但是中共幹部，仍認為「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沒有鄧小平就沒有現代化」。大陸人民在瘋狂的時代，曾有「天大地大，不如共產黨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程度」、「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甚至說「沒有毛主席，中國怎麼辦」？也不能完全否定中共的核心價值。當然中共在革命過程中，一如鄧小平說「殺二十萬人，穩定二十年」的作法。一如趙紫陽總書記智囊陳一諮在其「民主中國」一文中說：「大躍進失敗，餓死四千三百萬人。僅四九—七九年，非正常死亡，就高達八千萬人以上」，這個數字是我們對日抗戰死亡軍民的一倍，也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合。所謂「人命關天」，我們不完全

否認「階級鬥爭是進步的動力」，但也不是絕對，因為教育和制度等，也是可以改變人性的。

再說中華民國的蔣中正總統，也絕不是如中共文膽陳伯達所著「人民公敵蔣介石」，是十惡不赦的人。蔣先生繼承中山先生遺志，完成北伐、抗戰，退據台灣後，全力推行中山思想，復興中華文化，八二三炮戰時，他拒絕美、英「兩個中國」的提議，連毛主席也尊其是一位愛國者。從蔣氏日記中發現，在韓戰，台海炮戰及越戰時，曾三次拒絕美國使用原子彈的提議，這種政治家的風範，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的！為了和平發展，我們應互相尊重、欣賞，不讓英雄寂寞！

四、期待和平：六十年來，為求兩岸和平發展，我們欣慰兩岸雖有堅持，亦有互讓，譬如中共從「血洗台灣」、「解放台灣」、「和平統一」，到目前的「和平發展」，已不再說中華民國已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代表，而有默認現實的現象。而中華民國亦從「反

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而終止「動員戡亂條款」，承認中共為政治實體，接受「中華台北」的委屈，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希望在民主、自由、均富的目標下，在理性、對等、互惠的原則下，進行近程、中程、遠程的接觸談判。並擬定近程為交流互惠階段、中程為互信合作階段、遠程為協商統一階段。繼有互設海基、海協會，一本「國家沒有永遠的敵人，祇有永遠的利益」，「政治的藝術，在於妥協與包容」的精神，追求和平。不意台獨主張者，缺乏遠見，竟未想到因中華民國的保障而使台灣同胞免於中共革命清算鬥爭之苦，卻妄圖製造兩個中國，再使和平分裂，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我們總不能飛蛾撲火，讓台灣成為覆巢！何不為「化地域觀念為國家觀念，化鄉土意識為民族意識」，為自己的民族盡點心力。

人是政治的動物，我們無法對政治置身事外，同樣的人是有生命的，我們有權維護生命的

尊嚴。毛主席雖然認為「革命就要殺人」，但在百萬大軍渡江時，他也仍是吟出「天如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的感傷。總之兩岸需要和平，中華民族也該休養生息，中山先生的遺願是「和平、奮鬥、救中國」，我們不要再有如毛主席所說：「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快樂無窮」的話！國民黨雖然在自強奮鬥中失敗了，但中山先生的遺志，仍為中共繼承，我們應有「得魚同一喜，何必手持桿」的欣慰。在「沒有永遠的皇帝，也沒有永遠的執政黨」的歷史經驗下，國民黨應有大黨的胸襟，只要中國能自強，國民黨仍是顧炎武所說：「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猶自望河清」。「天地間一番戰場，古今來多少角色」。林語堂說：「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國共之爭是應該止血的時候了。分裂分治是中華民國的不幸，我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六十年的國家分裂，「不是萬里關山客，那知能斷腸」，可憐多少「永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天下之事「有似平凡

最奇絕，成為容易覓艱難」！我們與其要投資戰爭，不如投資和平，我們希望兩岸領導人，都能「爭千秋，不爭一時」，一座和平的諾貝爾獎，正等待胡錦濤、馬英九兩位先生攜手共領，毛主席說「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我們中華民族的全體同胞都在說：要由十三億同胞共主浮沉！，才能長治久安！

六、結語

總之，時代在變，環境在變，真理永遠不變。「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沒有民意的支持很難使政權長治久安！政治人物當知「禍者福之所繫，福者禍之所伏」。又說：「救已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圖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我們要如何為明日中國的「和平發展」寫歷史，現在正是關鍵時刻！

李發強於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寫於台北